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吴壽朋

東漢文紀卷十四

明 梅鼎祚 編

史岑

字孝山范曄後漢書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章懷注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李善注文選出師頌云文章志及集林岑書七志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不載岑和熹鄧后頌計莽末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光武中興頌以為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史岑不得為和熹頌明矣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莽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也○鼎按此誤乃自章懷注作一人曄書明言莽末為子孝而善引又誤以曄書史岑字孝山則益混矣

出師頌鄧騭禹之孫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以帝舅封上蔡侯將兵擊涼部叛羌羌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拜騭為大將軍岑為出師頌伯舅謂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寳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遘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啟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

伐玁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聞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詔為東觀辟雍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二十八篇

孟津銘

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黄函白神赤符以信昔有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赴水經注作朝

河銘

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昔周武諸侯會于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尅殷大漢承緒懷附遐隣邦事來濟各貢厥珍赴一作朝

洛銘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玄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鴻池陂銘 水經注

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水東注出自城池

井銘

井之所尚寒泉洌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

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明堂銘

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牕闥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卹幼孤夏進賢良秋屬武人冬謹關梁

太學銘

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理埽秦之獘褒建儒宮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辟雍銘

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東觀銘

周氏舊區皇漢實循房闥内布疏綺外陳升降三除貫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林列侯弘雅治掌藝文

永安宫銘

合歡黄堂中和是遵舊廬懷本新果暢春後臺集道俾司星辰豐業廣德以協天人萬福來眇嘉娱永欣

德陽殿銘

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則弘誕爾光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弘高麗苞受萬方内宗朝貢外示遐荒

高安館銘

巍巍高安明聖是修嶕嶢麗館𢥞闥列周長除臨起櫺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徵

平樂館銘

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棼梁照曜朱

華飾璫騁武舒秘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雲臺銘

周氏舊居惟漢襲因崇臺嶒峻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昌

武庫銘

搏噬爪牙鋒距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聖人垂象五兵已陳

闕銘

皇上尊嚴萬姓戴依國都攸處建設端闈表樹兩觀雙闕巍巍

門銘

門之設張為宅表會納善閑邪擊柝防害

平陽城門銘 雒陽城十二門

平門督司午位處中外臨僚侍內達帝宮正陽南面炎暑赫融 後漢書注平城司午厥位處中

上西門銘

上西在季位月惟戌菊黄豹察號令嚴悉

雍城門銘

雍門處中位月惟酉盲風寒濁鷙歸山阜

廣陽門銘

廣陽惟孟厥月在中涼風從時白露已紛

津城門銘

津名自定位月在未溫風欎暑鷹鳥習鷙

開陽城門銘

開陽在孟位月惟巳清明冠節太陽進起

旄城門銘一作耗誤

旄門值季位月在辰順陽布惠貧乏是振

中東門銘

中東處仲月值當卯倉庚有聲隼鷹匿爪除去桎梏獄訟勿考

上東門銘

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直孟春

穀城門銘

穀門北中位當於丑太陰主刑殺伐為首為一作事丑後漢注作子

夏城門銘

夏門值孟位月在亥不周用事玄冥幽晦陰陽不通蟄蝀匿彩迎冬北壇從陰所在

室銘

室以安寧寢息幽閒室塞空隟遮遏風寒無曰寂寞屋漏昭然太平御覽

楹銘

幹强體正雖重不移上下相安高而不危

牖銘

天設牕牖開光照隂施於明堂以象八風

堂銘

因邑制宅爰興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涼家以師禮修奉蒸嘗延賔西階主近東廂宴樂嘉容吹笙鼓簧

京師城門銘

天險匪登地險邱陵帝王設險乾坤是承

鞠城銘

圓鞠方墻倣象隂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疎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況乎執機

函谷關銘

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奔鶩東征夜造稽疑譎以雞鳴范雎將入自盛以囊元鼎

草移錯之新安舍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墉重關閑固不踰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竈銘

燧人造火竈龍以興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漏刻銘 古文苑○玉海摘昬明數句為晉李充銘注云藝文有後漢李尤銘又有李充銘今考藝文兩載並作尤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力建日官俾立漏刻昬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

著明序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於茲挈壺失職剌沉在

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辟非寶重此寸隂昧旦丕顯

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琴銘

琴之在音盪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

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鍾簴銘

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於周猶若重規人因秦器事

有可施鴻鍾恕簴物得其宜聲揚遠聞文耀委迤

笛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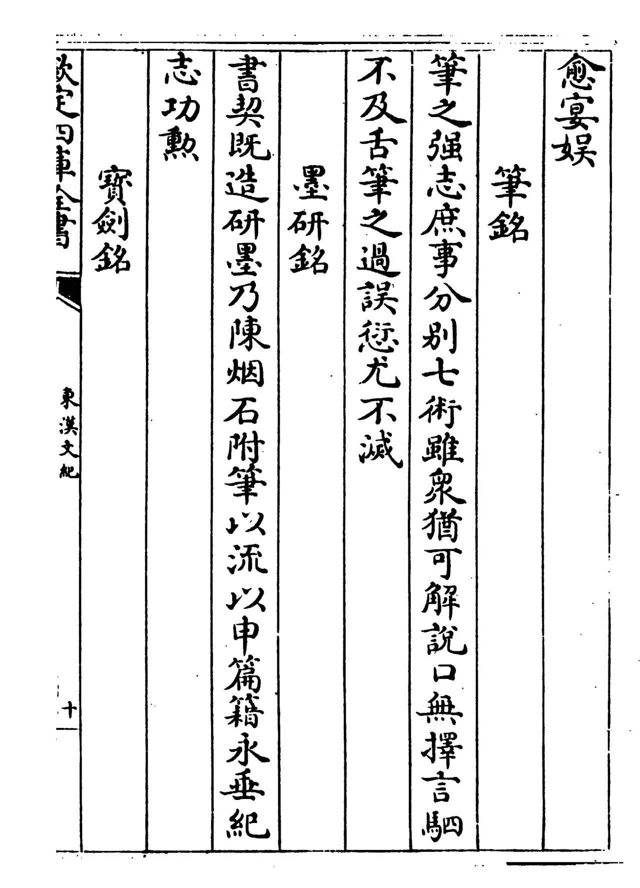
出自西南流離浩蕩

經槐銘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

讀書枕銘

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興居寤心起意由


愈宴娱

筆銘

筆之強志庶事分别七術雖衆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墨研銘

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烟石附筆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紀志功勲

寶劔銘

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耀奇太阿飛名陸斷犀兕水截鯢鯨縉紳咸服翼宣儀刑豈徒振武義合金聲

錯佩刀銘

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為麗好將戒其身

金馬書刀銘

巧冶煉剛金馬託形貢文錯鏤兼勒工名

弧矢銘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協并八極同紀

弩銘

放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弓後世建弩機牙發矢執破醜虜充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彈銘

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為矢合竹為襍漆飾以雲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凫鷖晉靈驕悖羣臣是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盾銘

吳旗魯䥫戎兵特須進則避刃爰以衛軀

鉦銘

申嚴號令誓飾師旅以肅紀律萬衆是聽

鎧銘

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内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德者寧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為

鞍銘

駈騖馳逐騰躍覆被雖其捷習亦有顛沛井鼃其瓶罔不斯敗

鑾銘

鑾衡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銜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馬箠銘

御者箠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印銘

赤紱在服非印不明棨傳符節非印不行𢑱鈕犢鼻用爾作程

文履銘

乃製茲履文質武斌顯允名哲甲以牧身步此堤道絶彼埃塵

書案銘

居則致樂承顔接賓承奉奏記通達謌刺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冠幘銘

冠為元服幘為首服君子敬慎自強不忒

牀几銘　尤几銘序云黄帝軒轅仁智恭恕恐事之有闕作輿几之法

虛左致賢設坐來賔筵牀對几盛養已陳殺仁飯義枕

典席文道可醉飽何必清醇西伯善養二老來遊

卧牀銘

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慎崇德遠奸　太平御覽

屏風銘

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閼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席銘

施席接賔士無賢愚値時所有何必羊肫

靈壽杖銘

亭亭奇幹實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為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鏡銘

鑄銅為鑑整飾容顔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舟楫銘

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歴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小車銘

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嗛嘘疏達開通兩轁障邪尊卑是從輗軏之用信義所同

天軿車銘 御覽作軿車

奚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蔽容輪輧并合出入周通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鼎銘

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為務

麈尾銘

撝成德柄言為訓辭鑒彼逸傲念兹在兹

薰爐銘

上似蓬萊吐氣委虵芳烟布繞遥沖紫微

安哉銘見高似孫緯略云雖是陶器未審其形製

安哉令名甘肯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

盤銘

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又成口實

樽銘

樽設在堂以俟俊義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杯銘

小之為杯大之為閜杯閜之用無施不可以飲以享慎斯得正周公之美驕吝為病

圍棊銘

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閒翫弄遊竟局為憲矩棊法隂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

金羊燈銘

賢哲勉修惟日不足金羊載耀作明以續

美魁銘

羊羮不偏駟馬長驅

豐侯銘

豐侯荒繆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為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止說

箕銘

神農植穀以養蒸民箕主簸揚糠粃及陳

權衡銘

夫審輕重莫若權衡欲正是非其唯賢明

匱匣銘

國有都邑家有匣匱貨賄之用我之利器以上見李尤集後漢書注

水經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高似孫緯畧

七款

奇宮閒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嵯峩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王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不墮零黃景炫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裏班白内充副以芋柘豊弘誕節纖液玉津

旨於飲宴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和安間以才學見稱仕郎中著賦論誄哀雜文十六篇

和帝誄

天王徂登率土奄傷如何蒼穹奪我聖皇恩深累代乃作銘章其辭曰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剛載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為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無為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

嬗命爰兹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祑大孝備矣閟宮有洫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羣玉遠屏履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澤旁流茂化沾溥不憖少留民斯何怙歔欷成雲泣涕成雨昊天不弔喪我慈父

賈逵誄 初學記

惟天生君繼孔之迹光明克哲果論至顧

崔瑗字子玉駰之子為汲令遷濟北相

張平子碑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子其先出自張老為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叡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瓌辭麗說奇技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温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為尚書侍郎遷

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閒政以禮成民是用息遭命不永閹忽遷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門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羨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為恥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沖而復

盈廩廩其庶亹亹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祗容允出在兹維帝念功往才女諧化洽民雖愍而不弔降此咎免哲人其萎罔不時恫紀於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敘箴

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為九州及二十五官箴 欽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

東觀箴

洋洋東觀古史之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荊國以安何以季世咆哮不虔在强奮矯而戮彼逄干衛巫監謗國莫敢言狐突見斥淖齒見殘焚文坑儒嬴反為漢巫蠱之毒殘者數萬嗟嗟後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夏終殷摯周聃晉黍或笑或泣抱籍遁走三葉靖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荊楚麥秀之歌億載不腐

史臣司藝敢告侍後

關都尉箴

茫茫九州規爲關津唐堯積德三代修仁越季不軌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漢潰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繼爲禽僕尉臣司關敢告並轂

河隄謁者箴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於龍門疏爲砥柱崒彼河滸大陸既礙播於北野濟漯

咸順沂泗從泒江淮湯湯而龔宅乃州澹菑溅溅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汨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尚書箴一作繁欽

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赫赫禁臺萬邦所庭無曰我平而慢爾衡無曰我審而怠爾明四岳阿鯀績用不成虞登八元五教聿清舉以無私乃忝服

榮正直是與伊道之經先民匪懈永世流聲君子下問
敢告侍庭

北軍中候箴

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闞然奮震贅衣侍近常
伯之人怒如熊力角罵任均操兵左右百夫衛賁昔在
高祖草創伊神鴻門之會職多未陳或有劍舞賴有傾
身孔丘歷堦文武定申以人士拜齊無其人秦政東遊
大盜輩羣期門不設施巧鋭騎不在修員故圖遠秉機

事有殷勤殷勤在親親無常人忽情懈怠禍慢及君憲臣司武敢告執軍

司隸校尉箴

煌煌古制分劃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監匡設是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難阨自時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宫闈江充作亂辱於戾園率隸掘蠱以詰其姦既定既寧爰遂其官俾督京甸時惟鷹鸇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回乃邪寔爲讒慝毁

於貞賢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嬴氏慘慘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平陽玄默以式百辟晝一之歌豈猶遐邈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强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

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若

賓大將軍鼎銘

大禹鑄鼎象物百神享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膏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彛器鼎為元鼎君臣享位足勝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沖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

柏枕銘

元首云尊惟乾之精貽我良材玄冬再榮是用為枕爰
勒之銘

遺葛龔珮銘

禹湯罪己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天為剛德猶
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欒書作亂荀瑶
峻戾韓魏致難慷慨憤激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
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

三珠釵銘

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鬒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横釵攝鬟鑽靈

杖銘

乗危履險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強諸蔗雖美猶不可杖溺人悦巳亦不可相

南陽文學頌

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

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於天以和聲採言於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賔旅以悦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於是乎取之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兹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

和帝誄

玄景寑曜雲物見徵馮相考妖遂當帝躬三載四海遏

窆八音如喪考妣擗踴號吟大隧既啓乃徂玄宮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長夜冥冥曷云其窮

竇貴人誄

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慼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遑嗚呼哀哉惟以永傷重曰

積善之家福慶長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

修身獲報効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於金石垂後昆

鮑德誄

乃司大事掌是六府三事允功乃修乃聚

草書勢 一作體○瑗善章草詔瑗奏事皆作草上王子敬稱美以為功類張伯英杜度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

迫無功弁用愛日省力絶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㻂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黕䵍點黮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欝放逸生竒或凌邃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而揭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嗺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即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機一作纖　時一作事）

與葛元甫書 葛龔字元甫在後漢書文苑傳尺牘作𡑝與諸葛元甫誤

今遣奉書錢千為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藝文類聚

又

僕在河北少他負罰以盜賊少 北堂書鈔

上言孝廉疏 崔氏家傳

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

臨終顧命

夫人禀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

崔琦字子瑋濟北相瑗之宗直忤梁冀

外戚箴琦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作外戚箴戒之復作白鵠賦風冀忤遣歸後除臨濟長不就為冀所捕殺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

王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衰葉漸已頽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怨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

殘家國泯絶宗廟燒燔妹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巳亡殷趙靈沙邱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煽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埶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七蠲

寒門邱子有疾玄野子謂之曰藍沼青池素波朱瀾金

鈎芳餌纖繳華竿緡沉魚浮鷹以香蘭幽室洞房絶檻垂軒紫閣青臺綺錯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帶黃葩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姿踰春華操越秋霜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城玄野子曰爰有梧桐産乎玄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孤鳥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雖匠石摧肩公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為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乎藝文類聚

四皓頌序 北堂書鈔

昔有南山四皓者盖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乃退而作歌曰漢漢商洛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饑皇虞邈遠吾將安歸駟馬高盖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及賦誄書論雜文二十一篇

楚辭章句敘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删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絶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

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纉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黄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絶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强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

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知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翔佩玉

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敶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後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離騷經章句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疎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

澆之敗冀君覺悟及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

小人其詞温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九歌章句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

廣異義焉

天問章句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云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九章章句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遠遊章句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

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章句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

也

漁父章句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閒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漁江濵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辯章句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

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辭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招魂章句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名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名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大招章句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

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惜誓章句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為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

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無終也

招隱士章句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

志也

七諫章句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慇勤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閔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哀時命章句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於梁梁孝王甚竒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九懷章句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襃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襃讀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汚瀆遭世溷

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録第遂列於篇

九歎章句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辨章舊文追思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九思章句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為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讃其志則皆列於譜録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說故聊訓誼焉

折武論北堂書鈔

苞含六藝游覽百家用道德為弓弩仁義為鎧甲北堂書鈔

載王逸臨豫州教云舉遺逸於山藪黜奸邪於邦國

王延壽字文考一字子山逸之子有儁才年二十餘溺漢水死

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愬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齋絜沈祭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

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
若神在君准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
柘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飭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
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嵩峻祗慎慶
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沈為民祈福靈祇報祐
天地清和興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賴祉民
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

順其道弱而能强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為
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
德惟前廢弛匪躬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
臻兹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報穰
穰其慶年穀豐殖望君輿駕扶老攜集慕君塵軌奔走
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於胥樂兮傳於萬億
春侍祠官屬五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衆劉瑗主簿
蔡陽樂茂戶曹史宛任巽

秋五官掾新野梁懿功曹史酈周議主簿安衆鄭巍主記史宛趙旻戸曹史宛謝綜

洪适隸釋云桐柏淮源廟碑在唐州碑字書無齋字文意當為齋戒之齋此碑又有一正書者華蓋誤作萃豐晝夜誤作立式几十數字案此碑鼎家有之隸額桐柏廟碑頗完好惟闕穹字報祐二字而隸釋闕張字穹字又不同者異祥作嘉祥立式作晝夜上闕二字定為作實為悦報作悦服携集作携息犇作叔即斧字鄭巍作鄧巍然余本乃隸書非正書也惟報字似服為長考韻報字有轉注音赴者若劉之廣文選楊之金石録古犬吏多訛字矣惟穹字則見此二書○袥即拓字

魯靈光殿賦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馮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

夢賦序

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臣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數數有驗臣不敢蔽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為北新城長儒化大行入拜尚書郎

辯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也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

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名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

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

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盖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為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兹在兹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威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

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爲成傳瑕以順屬爲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告新北城縣人梁桓帝時舉孝廉除新北城長乃大作講舍延聚生徒

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隷風移碨磥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並後漢書

七舉

丹楹縹壁紫柱紅梁桷榱朱緑藻棁玄黄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百層干雲參差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鸞鶴並棲隨珠明月照曜其陂藝文類聚

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北堂書鈔

劉梁碑

闕君遷桂陽太守班序以正以仁為首以惠為先北堂書鈔

東漢文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吴壽朋

東漢文紀卷十五

明 梅鼎祚 編

李固

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歴太尉為梁冀搆死

對策

固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上順帝覽其對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

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寛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寛和無黨援者輙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豊之徒乗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

令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

疾故其受禍曽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鋭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髙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禄仕曽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

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
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
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
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
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
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
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災青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令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内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

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後漢志固對策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下覺悟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遷將作大匠陳事疏又薦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等以固為大司農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

侍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禄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

救种暠等疏 暠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鑄黄金為文蛇獻梁冀暠糾發逮捕會討巴郡賊不克冀因此陷暠與太守應承並徵下獄固時為太尉疏救之梁太后乃赦罪免官

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免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

救日南議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攻郡縣順帝召公卿百官會議

遣大將發荊揚兖豫四萬人赴之固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駮議四府悉從

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騾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榖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冲帝山陵議

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

薦楊淮益部耆舊傳曰為太尉薦特拜尚書

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

奏記梁商

順帝時商請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其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商商不能用

春秋襃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閉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内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可令中宫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

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
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
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泱
宫省之内容有隂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
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
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
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
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

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後漢書

同前 漢紀

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以來妖怪屢起宫省之中必有隂謀將軍位尊勢重誠令王綱一整必享不朽之福

又

永和元年王龔為太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龔亟自實固奏記商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字伯宗山陽人

今旦聞下太尉王公勑令自實審其事深淺如何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蓺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纎微感槩輙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内明

不可加以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内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後漢書○漢紀作固說由○饑作飯

奏記太平御覽

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其相何如伊尹對曰三公智通大道應變不窮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非

大罪不遜位

與梁冀書 冀字伯卓商之子襲父封為大將軍坐罪自殺

冀忌質帝誅鴆之帝崩固伏屍號哭推舉侍醫固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冀乃召公卿大議所立皆以為宜立清河王蒜冀忌其嚴明立蠡吾侯志是為桓帝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

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後漢書○范曄論曰順桓之閒國統三絶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争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乖謀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

之心乎具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與黃瓊書

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歷司空

瓊以父香任太子舍人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詔下縣以禮慰遣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居職達練朝議莫抗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

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後漢書○樊君樊英也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順帝時徵至為

設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及應對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善政續漢書作平代志士資治通鑑作士行其志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桓帝立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清河王為天子冀因此誣固與杜喬通謀固下獄太后乃赦焉冀畏固名德終為巳害乃更據奏前事誅之固臨終與廣戒書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屍於四衢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

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後漢書○漢紀載書云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為凶成事為敗漢家衰微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慙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

辟文學書長沙耆舊傳太尉李公時為荊州刺史○本傳永和中固為荊州

欲採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

亦士之場矣

助展允婚教　太平御覽

告文學師議曹史展允篤學貧苦慈孝推讓年將知命妃匹未定閒之愴然其閔哀之夫冠娶仕進非所以已親允兄弟無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師傳為允娶云譚處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錢千率先上大夫府内史守助佐幹及譚掾等其欲議朋友少徵條名目允貧士也禮宜從約二三萬錢足以成婚

李燮字德公固子固誅姊文姬撫之仕歷河南尹

求加禮种岱疏岱字公祖暠之子好學養志與燮同徵議郎病卒燮上書求加禮不從

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

建忠効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

論安平王續奏樊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畧贖還議復其國樊上奏以毀宗室輸作左校王後坐不道被誅乃拜樊議郎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

國

書甄邵背帛潁川甄邵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冀亡奔邵邵偽納隂告冀捕殺之邵當遷郡守會母亡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樊遇之途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書帛於其背

乃表邵廢錮

諂貴賣友貪官埋母

史官上書 華陽國志延熙二年梁冀誅後月經陽道暈五車史官上書於是下書救

固子燮

○附燮

昔有大星升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熒惑犯帝坐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太尉固應之今暈如之宜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

杜喬 字叔榮河内林慮人歷位太尉忤梁冀與李固同時見害

上桓帝論封爵書 喬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

諫不省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歷光禄勲拜光禄大夫

旱災對策舉為兾州刺史陽嘉三年徵拜尚書是歲河南三輔大旱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舉對因召見問以得失後因免司徒劉崎

順帝策問

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别具對勿有所諱

對策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

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絶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

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郤行求前誠宜推信草政崇道變感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北鄉侯尊謚對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名公卿以下詣顯親殿問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不宜稱謚於是司徒黄尚等七十人同舉議從之

順帝詔問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

對

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

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

永和六年災異對　舉拜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對其後江淮賊起如舉所言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禄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

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強宗大姦以時禽討

殤帝廟次議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舉議從之

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

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

為朱倀論熒惑變異書司徒九江朱倀年老為司隷虞詡所奏甚憤東閤祭酒周舉以熒惑比有變異勸倀當密上聞因為創草上嘉其忠謨慰勞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令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

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令變異屢臻此天以祐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名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

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内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勑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風俗通）

移書介子推廟（汝南先賢傳舉遷并州刺史郡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及移書子推廟以宣示愚民衆惑稍解）

春中去火寒食一月老小不堪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

令則三日而已

黃瓊字世英香之子公車徵拜議郎歷太尉復為司空

上順帝論災異疏瓊徵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習見故事達練官曹時連有災異瓊上疏詔徵錯等

間者以來封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於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

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幷薦光禄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黄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

永建二年大旱疏　書奏引見德陽殿屬主者施行

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税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

除煩費明勑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

請行籍田禮奏順帝從之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

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宫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

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褒崇大將軍梁冀議 質帝崩冀迎立桓帝元嘉元年帝欲褒崇冀使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瓊獨建議朝廷從之冀以為恨

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

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

疾篤上桓帝極諫疏 瓊延熹四年復為司空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强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絶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于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

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

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黄門恊邪羣

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為度遼將軍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

上順帝求自効疏規初上書言征西將軍馬賢擊羌必敗賢果戰歿郡將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攻隴西規上疏求自効不用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

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

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上桓帝論羌事求自効䟽 規徵拜太山太守寇虜患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别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規素患羌事志自奮効乃上䟽以規為中郎將持節討零吾等破之先零諸種並降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頼兖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

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吴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自訟疏 規持節數年還督鄉里多所舉奏又惡絶宦官遂共誣規貨賂羣羌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上疏自訟竟爲中常侍徐璜所陷論輸左校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輙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

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

謗隂害固其宜也臣雖汚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畧上

薦中郎將張奐自代疏規赦歸徵拜度遼將軍數月薦奐自代從之以

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强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

請坐黨人奏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豫乃先自上

言朝廷不問

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對策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賔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辭故每有征

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横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

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

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謟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

永康元年對策 規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舉賢良公正下問規對不省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並後漢書）

女師箴

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於壼闈以臨百官煌煌

后妃之統是闗穆穆夫人爰採潔蘩師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闗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典嬀文武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繇洽爾庶妃鑾路斯邁戰戰競競厲省鑾帶漸進不缺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唯敬撫下唯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

與劉司空牋

明公至德佐國憂世蒙贈兩梁冠及紿魚一雙服厚尊

貺榮施其弘藝文類聚

與馬融書

謹遣掾尚許奉書裁上絮被一雙襪一量以通微意北堂書鈔○意作心一作忱

與趙壹書

壹上計西還過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規聞大驚追書謝過壹報之遂去不顧 李善注稽康幽憤詩引趙壹報羊陟書云惟君明叡平其夙心未審何據

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

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遥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慠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後漢書

趙壹

報皇甫規書即答前書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旅輳無道

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𦤺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仕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

趣但關節𤸇動膝炙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

謝友人書 本傳此書在前

壹恃才倨傲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免乃貽書謝恩

昔原大夫贖桑下絶氣傳稱其人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脉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神則結絶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軨鍼石運乎手爪今所頼者非直車軨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為窮鳥賦一篇後漢書

東漢文紀卷十五